IF

一個身不由己的共犯

人如風後入江雲

——周邦彦 《玉樓春》

1958年初春,一個多雲陰暗的下午,在臺北國立師大 附中的「新大樓」,有一班學生正在埋頭考試,這是當時 「實驗理三甲班」的學生。那時實驗班學生程度都不錯,再 加上是全班直升高中的安排,六年的同窗情誼,不僅感情 好,默契更是驚人,調皮搗蛋,十分囂張,在校內惡名昭 彰。高三那年,考試非常頻繁。那天下午的「小考」,考什 麼科目,現在早已記不清了。我之所以還記得那次考試, 是因為考到一半時,我的考卷沒了!

當年班上考試作弊的風氣很盛(其實,同學們大可不 必作弊的,也許是把舞弊看為一種挑戰,或是一種遊戲 吧),可是不知道是什麼緣故,也許是父母親的訓誨,或許 是我小學的戴承萱老師的教導,使我總以為作弊是件不對 的事,是不好的;對同學們的作弊,心中雖不以為然,但 也不多理睬。只要我自己不作弊就是了,何必多管別人的 閒事?這也許是中國人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」的「美德」 罷。可是,那天下午卻不一樣了。

當考試考到一半時,坐在左後方的一位同學小聲地問 我些什麼,我聽不清,也沒去理他。隔不多久,不料一隻 手從後面伸過來,把我的考卷搶了過去。我吃驚之餘,完 全不知道該怎麼辦,只好呆坐在那兒。過了許久(感覺上 是過了極久),考卷才又回到我手中。這次我成了身不由己 的作弊「共犯」了。

學生作弊是常事,實在不必太大驚小怪。1969年,我 在美國紐澤西州立的若歌大學「任教的時候,班上有個學生 考普通物理時作弊,他的方法很高明。這是在一次期中考 試完畢後,當我拿著考卷回到辦公室不久,有個學生氣急 敗壞地跑進來對我說:「老師,你把一份考卷掉在地上 了。」我拿來一看,這份考卷上果然是被人踏過一般,也 沒很在意,就收了下來,心想:我怎麼會沒注意到考卷掉 在地上了呢?當時我才二十九歲,尚稱眼明手快,不該會 做出這種把考卷給掉了的糗事才是。再看看這考卷,一共 三題,前後兩題字跡整齊,答案卻都是錯的;但中間的一 題答案是對的,字跡卻是極其潦草。於是起了疑心,把這 張考卷的主人找來,問他所以。我說:「你三題錯了兩 題,是不及格定了,但何以這答對的一題字跡明顯不同



呢?」希望他能誠實回答。他說出實情:因為怕不及格,就在考完之後,請班上的一位同學捉刀,為他代答第二題;現在反正已確知錯了兩題,不值得再冒作弊被開除的風險,於是就招供了。原來,代答的同學因為時間緊湊,所以字跡潦草;又為了魚目混珠、掩人耳目,就把考卷丢在地上,用腳使勁地踏了幾下,偽造成是不小心被遺漏在地上的樣子,再請另一位同學交給我。他這樣托出實情,希望我從輕發落,我顧念他尚有悔意,就不再追究了。據聞現今美國學生作弊率已高得驚人²,卻不知台灣的師大附中如今的光景又如何?

在1958年的那天下午,我的考卷被人拿了去,自然不 會得到很好的分數,當時心中十分不平³,卻清楚記得在回 家的路上,騎著自行車在寒風中緩緩而行,思想間突然覺 得這是件值得自己驕傲的事,於是便挺胸而行,並且立志 無論在何種情況,考試一定不作弊。過了一、兩個月,附 中校方發佈保送名單,我是班上四個保送台灣大學的學生 之一,是四個人中的最後一名。我想若是在校期間考試作 了弊,豈不是太不值得了嗎?如今回顧,我一生糗事、壞 事也幹得不少,卻始終不曾考試作弊,就算成績差一些, 還是值得的。尤其是我自己做了老師以後,告訴學生們考 試不可作弊的時候。

童年往事,如煙似霧,但這件事卻記憶猶新,在腦海

中清晰可尋。不知當年是什麼力量在心中引導,知道作弊是惡的,人當離惡向善。既然許多同學都作弊,何以認定不作弊的同學是「善」的呢?善惡是由多數人的標準來定的?還是「權威人士」(老師)定的?何以連作弊的人自己也覺得這不是「好事」呢?是天生的良知嗎?否則這又是從哪裡來的呢?那天我的考卷既被別人拿了去,我理當列為「共犯」,但是我也算有罪嗎?我既認為別人作弊是不對的,為什麼不抗議呢?我當檢舉作弊的人嗎?不檢舉是因為膽小怕事?還是因為檢舉同學是更壞的事?更何況我不作弊乃出於驕傲,這與作弊相比,那樣更壞?百思不解,情如雨餘黏地的飛絮,惟望風歎息。五十年後,這些思索竟成此書。

2006年冬,寫於美國紐澤西州

第一篇

樹下的省思

引言

「那和華上帝吩咐他說,圖中各樣樹上的果子,你可以隨意吃,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,你不可吃,因 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」

——創世記二章16節

小時候常聽母親說:「小石乖,長大了你要做個好人 喔!」如今母親見背已兩年,實在應當好好再想想她的話 了。

當一個孩子開始成長,就慢慢意識到自己是個有選擇自由的個體。「寶寶,睡覺去!」三歲的寶寶可能決定他不要去睡覺,寧可玩他的小火車;不過,通常還是給媽媽抱去睡覺的可能性居多。孩子若不情願去睡而大哭大鬧,媽媽也許說他「不乖」——就是不聽話的意思。「乖不乖」是以媽媽的話來衡量的。「乖孩子」又常稱為「好孩子」,我們可以辯論「乖」是不是「好」,但是沒法辯論這「好」是不是「好」,「好」或「善」,是個內建不能簡化的概念,也是這本書的主題。

孩子漸漸長大,漸漸自主,決定自己要做什麼。當這 決定權愈來愈多的時候,人就會面臨到一個新的問題:到 底要做什麼才好呢?這時他也許還沒有意識到,他的問題



是與另一個更基本的「本質問題」有密切關係:人活著是為了什麼?當這新問題還全然沒答案的時候,人的選擇常常不是意志的選擇,而是出於本能的趨使:餓了,吃;好吃,多吃。「無聊」是個大問題,找消遣打發時間,什麼好玩,多玩玩。也許他也醒悟到人生需要一個理想,將來要有錢,或是有名、有學問、有地位,於是生活的選擇就有了某種目的和方向,這是刻意的了。那麼到底選什麼才「好」呢?有錢好?有學問好?還是無憂無慮更好?蘇東坡說:「人生識字憂患始,姓名粗記便可休。」¹所以他「但願生兒愚且魯,無災無難到公卿。」²每個人的「好」是不一樣的。亞里斯多德³在他的《倫理學》⁴中認為人活著,就是為了要「活得好」(Eudaimonia)⁵,要「快活」,這就是至高的善。

在這科學昌明、資訊發達的今日社會,人類所面臨最大的困惑,就是對於好壞善惡的分辨。什麼當是社會人類應有的價值?什麼是我們行事為人正常的規範?集體的良知與個人的良心是一致的嗎? 在這多元文明的社會裡,這基本價值觀的衝突,也正是人與人、國與國衝突的根本原因。人所有的善惡價值觀,是從哪裡來的呢?當科技把我們帶進一個從未涉足的領域時,什麼是可行的、是對的?什麼是不當行的、是錯的?我們又何從分辨定奪呢?認識什麼是善的、是有價值的,我們才能合理地思考當如何生

活。

我們可以從三棵樹的影響,來分析中國人對善惡的觀念。第一棵樹是菩提樹⁶,代表深受佛家思想影響的中國文化傳統。第二棵樹是牛頓的蘋果樹⁷,代表西方科學及理性主義的影響。第三棵樹是聖經中在伊甸園裡的「分別善惡樹」⁸,代表人類內建的良知及歷來社會倫理道德的混淆。

科學、道德與宗教雖是全然不同的領域,但卻是彼此相依、互相影響的。科學問的問題是「這是什麼」(What OUGHT TO BE)。「應該是什麼」是無法從「是什麼」導出來的。愛因斯坦說:「科學沒有宗教是跛的,宗教沒有科學是盲的。」。然而,自19世紀科學觀的崛起,人們對科技多所崇拜,宗教似乎反而成了科學的解腳石,而道德也不知不覺地在自然科學的壓力下盲目了。演化論本於「弱肉強食」的機制,於是強權(power)也就成了自然的美德。德國的哲學家尼采¹⁰就採取了這種觀點,他認為一切出於軟弱的,都是惡的¹¹。尼采把「是」就當成是「應該是」的,所以也就是「善」的了。

筆者致力於物理研究及教學四十餘年¹²,思維邏輯自然受到科學的深遠影響,而身為中國人,喜愛我國固有的文化,多年受到儒釋學說的薰陶,加上於1964年二十四歲時接受基督教的洗禮,有感於聖經對人性的描繪,是何等



深刻且一針見血,並追溯人類道德觀的起源,是在「分別 善惡」的樹下拒絕了上帝的定規,要自己來決定善惡,終 而與造物主隔絕,以致演變到今日的光景。故此以「善惡 的省思」,甕天蠡海,來思考這「是非善惡」的問題。



什麼是良善

第一節 善與善行

我該作什麼善事,才能得私生?

——馬太福音十九章/6節

大約在西元29年的春天,耶穌與他的門徒們最後一次 從加利利¹上耶路撒冷。當他們在路上行走的時侯,有個年 輕人跑過來,跪在耶穌面前,問耶穌說:「良善的夫子, 我當作什麼事,纔可以承受永生?」這件非常特殊的事, 在聖經的三本福音書²中都有記載。我們且把馬可福音十章 17-22節 的記載,轉錄於下:

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,有一個人跑來,跪在他面前, 問他說:「良善的夫子,我當作什麼事,才可以承受永 生?」耶穌對他說:「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?除了上帝 一位之外,再沒有良善的。誠命你是時得的:不可殺人、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善惡的省思/黃小石著。 - 初版。 - 臺北市:

宇宙光全人關懷,民 96.11

面; 公分 含索引

ISBN: 978-957-727-342-0 (平裝)

1. 基督徒 2. 善惡

244.9 96018954

善惡的省思

定價 240 元

作 者: 黃小石 顧問編輯: 金明瑋 總編輯: 盧邦賢 特約編輯: 王曉春

編 輯:張蓮娣、王品方、吳俊德

發 行 人:林治平

出版發行:財團法人基督教字含光全人關懷機構

地 址: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

電 話:(02)23632107 傳真:(02)23639764

郵政劃撥:11546546 (帳戶:字言光全人關懷機構)

網 址:http://www.CosmicCare.org/book 承 印 廠: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

經 銷 商: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80號14樓 (02)82275988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0012號 2007年(民國96年)11月初版一刷 2007年(民國96年)11月初版三刷

版權所有,無論全書或部份內容翻印、轉載、或以廣播、錄音帶等方式使用本書內容時, 皆需事先告知本社,並於使用時註明出處;如在著作或任何形式發表時,簡短的引用本書 內容則只需註明出處。

(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,請寄回本社更換)

Printed in Taiwan

